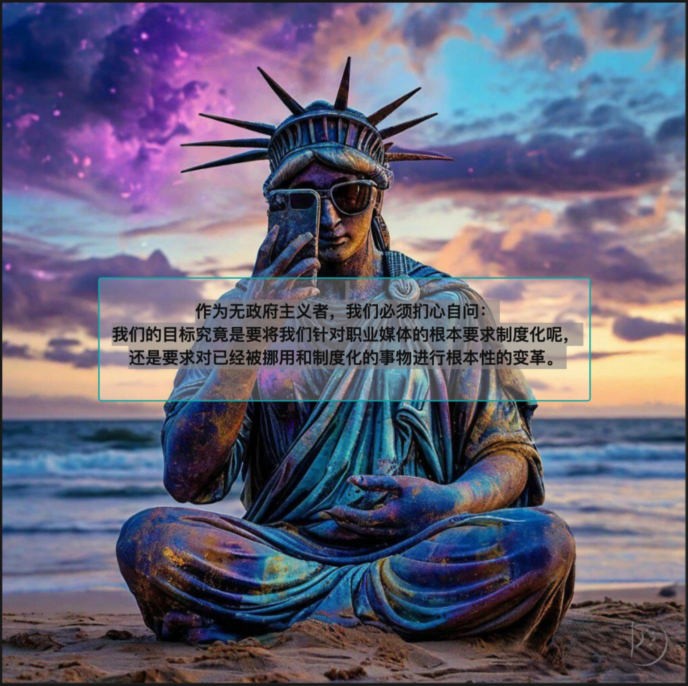
MICHAEL STEELE
MSNBC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8日
Category Category 2 实践
标签 职业媒体 代表 代表制 无政府主义 民主 怪胎 身份政治 消费主义 舆论
编辑 Martinez

强行“代表”你的不只有政客。 更多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我们的目标究竟是要将我们针对职业媒体的根本要求制度化呢，
还是要求对已经被挪用和制度化的事物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只要当前的社会秩序还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与权力结构的各个层面发生互动。我们这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需要致力于让这些互动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足够反映出我们彻底摧毁权力结构的愿景。这就需要我们对敌人有足够充分的了解。

几乎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能认识到国家和资本是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并对它们的运作方式有一些起码的了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人们可能会认为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传播意识形态的技术系统——即媒体（这里使用“媒体”一词是特指这一系统的整体，而不是指它用来实现其功能的具体工具，因为其中一些工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甚至与这一功能背道而驰）——是权力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因此它是所有反叛和一切创造自由生活的尝试的敌人。

然而，即使在媒体高度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手中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应揭示其本质），仍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会直接——以非冲突的方式——与之互动，试图在这类秩序党媒体控制的地盘上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可能说明人们对媒体的功能缺乏了解。

媒体在权力结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民主国家，这种角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是权力运作的核心。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正视许多人对民主的幻想。

诚然，民主可以仅仅意味着一种决策过程，让所有相关人员在每项决策中都有发言权或投票权（关于无政府状态与民主的关系另见本站其他部分），但在当今时代，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和社会权力体系，它通过允许表达尽可能广泛的意见来维护社会和平。**国家之所以能够允许如此广泛的意见表达，正是因为意见基本上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意见是被抽空了所有生命力的想法；**

它们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任何项目基础，成为了无伤大雅的空谈。与封建或独裁国家相比，这种空谈使民主国家显得更宽容和开放，从而加强了民主国家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媒体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是民主舆论的调停者和处理者。它吞噬着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国际关系和叛乱、文化崩溃和经济需要 …… 吞噬着当下现实的全部，并将其碾碎，然后消化，排出体外 …… 成为粪便。所有的复杂性、所有的活力、所有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都被榨干了，我们只能决定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褐色坨坨是否发臭。

人们 “知道” 这些粪便产生的现实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普通人无法直接对其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人们接受了二元逻辑，在酒馆里为粪便的臭度争论不休，投票给那些胡言乱语散发着最甜美香气的政客。

不论你支持还是反对这场战争、那条法律、任何候选人、任何政策或计划，都不会对权力结构本身构成任何威胁。**媒体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促进先入为主的思维，让人们在遥远的现实面前保持被动，时刻准备在国家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而这些选项最终都会让选择者受制于国家和资本的权力。**

媒体还有另一个基本功能。它是消费形象的创造者。它创造名人和人物，让人们仰望并代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它创造角色形象，供人们模仿，以构建自己的 “身份”。它创造了脱离生活、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事件形象。**人们正是通过这些不加批判地摄取的形象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并在这种虚拟的不现实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媒体成功的结果就是，人们被动地、可预测地消费着社会秩序制造的垃圾。**

选择通过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就是选择把这些思想喂给这个庞大的咀嚼怪物，把自己献给这个耗尽生命的食尸鬼。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毫无意义。媒体不可能把无政府主义行动描绘成一个活生生的实践，也不可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复杂的多维个体。因此，想要通过这个窗口以“有价值的方式”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只会同样被嚼得粉碎，然后作为众多意见中的一种再被吐出来，成为公众可以争论其臭味是否浓郁的另一种粪便。

活生生的个人会被嚼碎，被作为“形象”——被作为不论是怪胎、书呆子、还是街头暴徒 —— 但本质上只是形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媒体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因此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无法在他们的游戏中获胜。

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结束后不久，《60分钟》节目中出现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片段，这就是这一过程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12分钟的采访和照片拼贴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合作的最好结果了。媒体自始至终完成了任务。节目编辑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和几个小时的西雅图事件录像中，挑选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老板）想要使用的内容，组成了这个简短的片段。在使用 “新无政府主义者” 这个标题时，这些调解专家已经将观众与这些新 “名人”、这种 “新”亚文化区分开来了。形象塑造专家将被他们称为 “哲学向导” 的人，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分开进行采访；采访者与这位被媒体赋予 “向导” 角色的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作为一个群体接受采访，其中一些人坐在地板上，摄影机的角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所有人的坐姿都比受访者低。不知情的观众会以为这些 “新无政府主义者” 是那位“向导”的追随者，即使他只是被职业媒体称为 “向导” 而已。

采访者用他的问题非常明确地引导了谈话内容 —— 毕竟这就是他的专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正常方式接受采访，而这正中媒体下怀。通过回答问题，他们弱化了自己的论点，落入了一些老生常谈的窠臼**，比如关于财产破坏不属于“暴力”的无趣老套，并进一步使自己被边缘化和异化。我还没有见过媒体对这些 “新无政府主义者”、“尤金无政府主义者”（赶紧毁掉这个词吧）的描述、或者说没见过任何记者/采访者或新闻工作者选择使用的任何话术完全不具备这种操纵性，真的是没见过 —— 因为操纵就是媒体的运作方式。

在西雅图示威游行之后，媒体对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大量关注，尤其集中在“破坏财产”的问题上。由此产生的许多事情虽然不足为奇，但却让我感到不安。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担心自己的“媒体形象”。因此，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谴责破坏财产的行为，因为这会给无政府主义运动带来“不良的公众形象”。但这些人太荒谬了，以至于比那些公开坚称“破坏财产不是暴力”的人更让我感到不安。**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媒体上频繁出现的这一论点，让自己卷入了这个社会的既定价值观；他们在衡量自己的言论，使其符合“民主对话”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迫使革命行动符合暴力/非暴力的道德等式。**对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等式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任何意义。当前，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核心是必须摧毁所有权力和权威机构，从而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充分实现自我创造可能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梦想、能力和环境 —— 根据每个人为自己创造的生活而决定的。这与任何“道德”都没有关系。因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没有必要处理这样的问题：“破坏财产到底是不是暴力？”“这是自卫行为还是攻击行为？”我们没有理由关心这些问题。我们的愿望是攻击和摧毁所有权力结构，愿景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其他这些问题都是基于虚伪的权力道德规则，除了给我们的行动能力套上沉重的枷锁之外，别无他用。按照职业媒体的要求、使用媒体关于如何谈论这些问题的准则、并遵循媒体的规程来谈论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我们与媒体交谈又有什么用呢？

在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选择放弃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60分钟》节目所明确指出的，在媒体的地盘上与媒体打交道就是接受委托。**人们把自己的想法交给 “传播 ”大师，让他们在意识形态市场上咀嚼成更多的“意见”。人们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交给这些切割专家，将其变成60秒的孤立事件的图像。人们将传播活动交给那些专长于对失去活力的、预先消化的非思想和非事件进行单向“传播”以创造社会“共识”的人。然后，人们抱怨自己在媒体中的“形象”有多么糟糕。那你又为什么要选择接受被代表呢？选择接受媒体的代表，就像接受投票箱或工会主义一样，都是接受委托。而拒绝委托才是无政府主义和反叛观点的核心，其中包括拒绝按照媒体的条件与之打交道。**

> 💡 如果我们把自决和自主行动作为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根本基础，那么传播我们思想的方式显然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传播手段。涂鸦、海报、公报、报纸、杂志和海盗电台，都可以用来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无需通过职业媒体的咀嚼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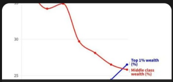
这些自我决定的传播方式与职业媒体的区别在于，它们不是试图在宣称客观的同时对观点和图像进行调解，并向被动的受众散播预先消化好的废话；想法，它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表达其观点的实际尝试，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还体现在表达观点的方法上。当然，这些我们可以自己掌握的方法不会像主流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那样让更多的人了解。但对受众面的考虑只对那些想要传教的人有意义，对那些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一种信仰体系的人有意义，如果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让人们“皈依”的那种信仰体系。用一些意大利同志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商品可卖，霓虹灯又有什么用呢？而在资本统治的时代，布道——即使是无政府主义的布道——也是意识形态的推销。而对于那些只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摧毁阻碍这种生活的社会的人来说，这种市场宣传毫无价值。

不幸的是，自从西雅图的反世贸组织行动以来，媒体一直对无政府主义的小菜垂涎三尺，而且一直有无政府主义者愿意让那些媒体如愿以偿。毫无疑问，只要无政府主义还在市场上有位置，媒体就会继续追捧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媒体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就像国家、资本、宗教、法律一样……换句话说，职业媒体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这样对待它。有鉴于此，三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阿图罗、卢卡和德鲁——的行动堪称典范：当一名记者闯入他们同志的葬礼现场寻找鲜活的新闻时，他们把他赶跑了。

By 美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沃尔菲·兰德斯特赖尔

您正在浏览的是iyouport的新项目，点击这里以了解它的全貌

Related Po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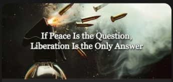
大转型开启 - “中产阶级不行了”

2024年12月25日

ANTIFA
ISCHE

如何清除法西斯蟑螂

2024年11月24日


If Peace Is the Question,
Liberation Is the Only Answer

当冷战重来遇到民主危机

2024年11月23日

海外民运和狮子舞

2024年11月20日

多数决定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

2024年11月11日

特朗普的2024总统任期对罗贾瓦意味着什么？

2024年11月7日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2024年11月7日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历史重演：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 特朗普的法西斯卷土重来

2024年11月6日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2024年10月30日

局势动态中有三种经典的情景：乐观、惯性和消极，其中只有“乐观”情景下可以进行有效的思考，因为在其他两种情景中都是束手无策的状态。在“惯性”的情况下，通过缓慢地延续当前的专制趋

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2024年10月29日 14:00

专业人员如何摆脱政治冷感的陷阱以站到民主一边？

2024年10月29日 11:00

移民的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就各种事情争执不休，虽然多数时候都比较低沉，但几乎所有争吵的主题都很无聊（不论是身份政治还是“谁的钱”等等），尽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吵。很多旁观者只是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2024年10月29日 04:00

我曾经看过一份住宅区管理公司的月度报告。一大堆内容详实、色彩丰富的文件，有数字有图片，关于小区居民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可以一目了然。初看上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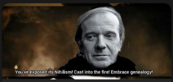
他们可以通过给你选票来堵住你的嘴

2024年10月29日 01:00

鉴于当前的局势，关于“团结各政治派别的反对力量”的讨论不绝于耳。即便是最极端、最激进的政治潮流也承认“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或者说在采取民主话语的问题上有足够大的共识。从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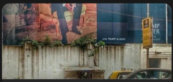
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2024年10月29日


You've exposed its Nihilism! Cast into the fire! Embrace genealogy!

虚无主义

2024年10月28日



美国大选和“左右”政治

2024年10月27日

ANTI
ELECTION

城头大王旗

2024年10月26日

摆脱自由派女权

2024年10月25日

从理论上讲，"民主"意味着民众政府；意味着通过所有人的努力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在民主政体中，人民必须能够说出他们想要什么，提名有可能帮他们执行愿望的人，监督那些人的表

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

2024年10月24日

INTO THEIR
BALLOT BOXES

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

2024年10月23日

成瘾物品

2024年10月22日

ARE YOU LIVING YOUR DREAM?

颜色革命

2024年10月21日

WE THE PEOPLE

让我们谈谈民主，“真正的民主”

2024年10月30日

CAN YOU HEAR
A CHANGE IS COMING

不“民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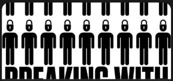
2024年10月20日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2024年10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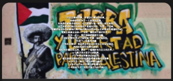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2024年10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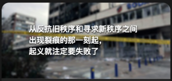
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2024年10月27日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2024年10月26日



“不要亲手开倒车!”-波斯尼亚的直接民主实验和第二轮噩梦

2024年10月25日

民主：爱国的诱惑

2024年10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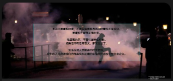
Becoming
A Freak

做一个无法被代表的人

2024年10月23日

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2024年10月22日



“结束吧!/Gotovo je!”——对斯洛文尼亚直接民主的思考

2024年10月21日

写在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2024年10月20日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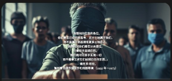
2024年10月17日

民主是直接的

2024年10月16日

从民主到自由

2024年10月18日



超越权术，超越民主

2024年10月19日